韓非子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

韓非子
卷第三
韓非

卷第四

十過第十

十過：一曰行小忠，則大忠之賊也。二曰顧小利，則大利之殘也。三曰行僻自用，無禮諸侯，則亡身之至也。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，則窮身之事也。五曰貪愎喜利，則滅國殺身之本也。六曰耽於女樂，不顧國政，則亡國之禍也。七曰離内遠遊而忽於諫士，則危身之道也。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，而獨行其意，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。九曰内不量力，外恃諸侯，則削國之患也。十曰國小無禮，不用諫臣，則絶世之勢也。

奚謂小忠？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，楚師敗，而共王傷其目。酣戰之時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。子反曰：「嘻！退，酒也。」穀陽曰：「非酒也。」子反受而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，嗜酒，而甘之，弗能絶於口，而醉。戰既罷，共王欲復戰，令人召司馬子反，司馬子反辭以心疾。共王駕而自往，入其幄中，聞酒臭而還，曰：「今日之戰，不穀親傷。所恃者，司馬也，而司馬又醉如此，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。不穀無復戰矣。」於是還師而去，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。故豎穀陽之進酒，不以讎子反也，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。故曰：行小忠，則大忠之賊也。
奚謂顧小利？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。荀息曰：「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，賂虞公，求假道焉，必假我道。」君曰：「垂棘之璧，吾先君之寶也；屈産之乘，寡人

之駿馬也。若受吾幣不假之道，將柰何？」荀息曰：「彼不假我道，必不敢受我幣。若受我幣而假我道，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，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。君勿憂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。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。宮之奇諫曰：「不可許。夫虞之有虢也，如車之有輔。輔依車，車亦依輔，虞、虢之勢正是也。若假之道，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。不可，願勿許。」虞公弗聽，遂假之道。荀息伐虢克之，還反處三年，興兵伐虞，又尅之。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，獻公說曰：「璧則猶是也。雖然，馬齒亦益長矣。」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，何也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。故曰：顧小利，則大利之殘也。

奚謂行僻？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，宋太子後至，執而囚之；狎徐君；拘齊慶封。中射士諫曰：「合諸侯，不可無禮，此存亡之機也。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，紂爲黎丘之蒐而戎、狄叛之，由無禮也。君其圖之。」君不聽，遂行其意。居未期年，靈王南遊，羣臣從而劫之。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。故曰：行僻自用，無禮諸侯，則亡身之至也。

奚謂好音？昔者衛靈公將之晉，至濮水之上，稅車而放馬，設舍以宿。夜分，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。使人問左右，盡報弗聞。乃召師涓而告之，曰：「有鼓新聲者，使人問左右，盡報弗聞。其狀似鬼神，子爲我聽而寫之。」師涓曰：「諾。」因靜坐撫琴而寫之。師涓明日報曰：「臣得之矣，而未習也，請復一宿習之。」靈公曰：「諾。」因復留宿。明日，已習之，遂去之晉。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。酒酣，靈公起。公曰：「有新聲，願請以示。」平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召師涓，令坐師曠之旁，援琴鼓之。未終，師曠撫止之，曰：「此亡國之聲，不可遂也。」平公曰：「此道奚出？」師曠曰：「此師延之所作，與紂爲靡靡之樂也。及武王伐紂，師延東走，至於濮水而自投。故聞此聲者，必於濮水之上。先聞此聲者，其國必削，不可遂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所好者，音也，子其使遂之。」師涓鼓究之。平公問師曠曰：「此所謂何聲也？」師曠曰：「此所謂清商也。」公曰：「清商固最悲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如清徵。」公曰：「清徵可得而聞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可。古之聽清徵者，皆有德義之君也。今吾君德薄，不足以聽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之所好者，音也，願試聽之。」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鶴二八，道南方來，集於郎門之垝。再奏之，而列。三奏之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宮商之聲，聲聞于天。平公大說，坐者皆喜。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，反坐而問曰：「音莫悲於清徵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如清角。」平公曰：「清角可得而聞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可。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，駕象車而六蛟龍，畢方並鎋，蚩尤居前，風伯進掃，雨師洒道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後，騰蛇伏地，鳳皇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爲清角。今吾君德薄，不足聽之。聽之，將恐有敗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，願遂聽之。」師曠

不得已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；再奏之，大風至，大雨隨之，裂帷幕，破俎豆，隳廊瓦。坐者散走，平公恐懼，伏于廊室之間。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癰病。故曰：不務聽治，而好五音不已，則窮身之事也。

奚謂貪愎？昔者智伯瑤率趙、韓、魏而伐范、中行，滅之。反歸，休兵數年，因令人請地於韓。韓康子欲勿與，段規諫曰：「不可不與也。夫知伯之爲人也，好利而驁愎。彼來請地而弗與，則移兵於韓必矣。君其與之。與之，彼狃，又將請地他國。他國且有不聽，不聽，則知伯必加之兵。如是，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。」康子曰：「諾。」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。知伯說，又令人請地於魏。宣子欲勿與，趙葭諫曰：「彼請地於韓，韓與之。今請地於魏，魏弗與，則是魏內自强，而外怒知伯也。如弗予，其措兵於魏必矣。不如予之。」宣子曰：「諾。」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。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、皐狼之地，趙襄子弗與。知伯因陰約韓、魏將以伐趙。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：「夫知伯之爲人也，陽親而陰疏。三使韓、魏而寡人不與焉，其措兵於寡人必矣。今吾安居而可？」張孟談曰：「夫董閼子，簡主之才臣也，其治晉陽，而尹鐸循之，其餘教猶存，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乃召延陵生，令將車騎先至晉陽，君因從之。君至，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。城郭不治，倉無積粟，府無儲錢，庫無甲兵，邑無守具。襄子懼，乃召張孟談曰：「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，皆不備具，吾將何以應敵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聖人之治，藏於民，不藏於府庫，務脩其教不治城郭。君其出令，令民自遺三年之食，有餘粟者入之倉；遺三年之用，有餘錢者入之府；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。」君夕出令，明日，倉不容粟，府無積錢，庫不受甲兵。居五日而城郭已治，守備已具。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：「吾城郭已治，守備已具，錢粟已足，甲兵有餘。吾柰無箭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，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，有楛高至于丈。君發而用之。」於是發而試之，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。君曰：「吾箭已足矣，柰無金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，公宮令舍之堂，皆以鍊銅爲柱、質。君發而用之。」於是發而用之，有餘金矣。號令已定，守備已具。三國之兵果至。至則乘晉陽之城，遂戰。三月弗能拔。因舒軍而圍之，決晉陽之水以灌之。圍晉陽三年。城中巢居而處，懸釜而炊，財食將盡，士大夫羸病。襄子謂張孟談曰：「粮食匱，財力盡，士大夫羸病，吾恐不能守矣！欲以城下，何國之可下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之，亡弗能存，危弗能安，則無爲貴智矣。君釋此計者。臣請試潛行而出，見韓、魏之君。」張孟談見韓、魏之君曰：「臣聞脣亡齒寒。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，趙將亡矣。趙亡，則二君爲之次。」二君曰：「我知其然也。雖然，知伯之爲人也，麤中而少親。我謀而覺，則其禍必至矣。爲之柰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，人莫之知也。」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，與之期日。夜遣孟談入晉陽，以報二君之反。

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，且恐且喜。二君以約遣張孟談，因朝知伯而出，遇智過於轅門之外。智過怪其色，因入見知伯曰：「二君貌將有變。」君曰：「何如？」「其行矜而意高，非他時之節也，君不如先之。」君曰：「吾與二主約謹矣，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寡人所以親之，必不侵欺。兵之著於晉陽三年，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，何乃將有他心？必不然。子釋勿憂，勿出於口。」明旦，二主又朝而出，復見智過於轅門。智過入見曰：「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？」君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今日二主朝而出，見臣而其色動，而視屬臣。此必有變，君不如殺之。」君曰：「子置勿復言。」智過曰：「不可，必殺之。若不能殺，遂親之。」君曰：「親之柰何？」智過曰：「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，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，此皆能移其君之計。君其與二君約，破趙國，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。如是，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。」知伯曰：「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，則吾所得者少。不可。」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，出，因更其族爲輔氏。至於期日之夜，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。知伯軍救水而亂，韓、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。知伯身死軍破，國分爲三，爲天下笑。故曰：貪愎好利，則滅國殺身之本也。

奚謂耽於女樂？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，穆公問之曰：「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，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常何以。」由余對曰：「臣嘗得聞之矣，常以儉得之，以奢失之。」穆公曰：「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，子以儉對寡人，何也？」由余對曰：「臣聞昔者堯有天下，飯於土簋，飲於土鉶。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，莫不賓服。堯禪天下，虞舜受之，作爲食器，斬山木而財之，削鋸脩其迹，流漆墨其上，輸之於宮以爲食器。諸侯以爲益侈，國之不服者十三。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，禹作爲祭器，墨染其外，而朱畫其內，縵帛爲茵，蔣席頗緣，觴酌有采，而樽俎有飾。此彌侈矣，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。夏后氏沒，殷人受之，作爲大路，而建九旒，食器雕琢，觴酌刻鏤，白壁堊墀，茵席雕文。此彌侈矣，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。君子皆知文章矣，而欲服者彌少。臣故曰：儉其道也。」由余出，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，曰：「寡人聞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今由余，聖人也，寡人患之，吾將柰何？」內史廖曰：「臣聞戎王之居，僻陋而道遠，未聞中國之聲。君其遺之女樂，以亂其政，而後爲由余請朝，以疏其諫。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乃使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，因爲由余請期。戎王許諾，見其女樂而說之，設酒張飲，日以聽樂，終歲不遷，牛馬半死。由余歸，因諫戎王，戎王弗聽，由余遂去之秦。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，問其兵勢與其地形。既以得之，舉兵而伐之，兼國十二，開地千里。故曰：耽於女樂，不顧國政，則亡國之禍也。

奚謂離內遠遊？昔者齊景公遊於海而樂之，號令諸大夫曰：「言歸者死。」顏涿聚曰：

「君遊海而樂之，柰臣有圖國者何？君雖樂之，將安得？」齊景公曰：「寡人布令曰『言歸者死』，今子犯寡人之令。」援戈將擊之。顏涿聚曰：「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，今君雖殺臣之身，以三之可也。臣言爲國，非爲身也。」延頸而前曰：「君擊之矣。」君乃釋戈趣駕而歸。至三日，而聞國人有謀不內齊景公者矣。齊景公所以遂有齊國者，顏涿聚之力也。故曰：離內遠遊，則危身之道也。

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爲五伯長，管仲佐之。管仲老，不能用事，休居於家。桓公從而問之曰：「仲父家居有病，即不幸而不起此病，政安遷之？」管仲曰：「臣老矣，不可問也。雖然，臣聞之，知臣莫若君，知子莫若父。君其試以心決之。」君曰：「鮑叔牙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不可。鮑叔牙爲人，剛愎而上悍。剛則犯民以暴，愎則不得民心，悍則下不爲用。其心不懼，非霸者之佐也。」公曰：「然則豎刁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不可。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。公妬而好內，豎刁自獖以爲治內。其身不愛，又安能愛君？」公曰：「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不可。齊、衞之間不過十日之行，開方爲事君，欲適君之故，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，此非人情也。其父母之不親也，又能親君乎？」公曰：「然則易牙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不可。夫易牙爲君主味，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，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，君所知也。人之情莫不愛其子，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，其子弗愛，又安能愛君乎？」公曰：「然則孰可？」管仲曰：「隰朋可。其爲人也，堅中而廉外，少欲而多信。夫堅中，則足以爲表；廉外，則可以大任；少欲，則能臨其衆；多信，則能親鄰國。此霸者之佐也，君其用之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居一年餘，管仲死，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。刁蒞事三年，桓公南遊堂阜，豎刁率易牙、衞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，身死三月不收，蟲出于户。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，爲五伯長，卒見弒於其臣，而滅高名，爲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不用管仲之過也。故曰：過而不聽於忠臣，獨行其意，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。

奚謂內不量力？昔者秦之攻宜陽，韓氏急。公仲朋謂韓君曰：「與國不可恃也，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！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，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警公仲之行，將西和秦。楚王聞之，懼，召陳軫而告之曰：「韓朋將西和秦，今將柰何？」陳軫曰：「秦得韓之都一，驅其練甲，秦、韓爲一以南鄉楚，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，其爲楚害必矣。王其趣發信臣，多其車、重其幣以奉韓，曰：『不穀之國雖小，卒已悉起，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。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。』」韓使人之楚，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，謂韓使者曰：「報韓君，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。」使者還報韓君，韓君大悅，止公仲。公仲曰：「不可。夫以實害我者，秦也；以名救我者，楚也。聽楚之虛言而輕强秦之實禍，則危國之本也。」韓君弗聽。公仲怒而歸，十日不朝。宜

陽益急，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，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。宜陽果拔，爲諸侯笑。故曰：內不量力，外恃諸侯者，則國削之患也。

奚謂國小無禮？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，過於曹，曹君袒裼而觀之。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。叔瞻謂曹君曰：「臣觀晉公子，非常人也。君遇之無禮，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，即恐爲曹傷。君不如殺之。」曹君弗聽。釐負羈歸而不樂，其妻問之曰：「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，何也？」負羈曰：「吾聞之，有福不及，禍來連我。今日吾君召晉公子，其遇之無禮。我與在前，吾是以不樂。」其妻曰：「吾觀晉公子，萬乘之主也；其左右從者，萬乘之相也。今窮而出亡過於曹，曹遇之無禮。此若反國，必誅無禮，則曹其首也。子奚不先自貳焉。」負羈曰：「諾。」盛黃金於壺，充之以餐，加璧其上，夜令人遺公子。公子見使者，再拜，受其餐而辭其璧。公子自曹入楚，自楚入秦。入秦三年，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：「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，諸侯莫弗聞。獻公不幸離羣臣，出入十年矣。嗣子不善，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。如是弗定，則非與人交之道。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，何如？」羣臣皆曰：「善。」公因起卒，革車五百乘，疇騎二千，步卒五萬，輔重耳入之于晉，立爲晉君。重耳即位三年，舉兵而伐曹矣。因令人告曹君曰：「懸叔瞻而出之，我且殺而以爲大戮。」又令人告釐負羈曰：「軍旅薄城，吾知子不違也。其表子之閭，寡人將以爲令，令軍勿敢犯。」曹人聞之，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。此禮之所用也。故曹，小國也，而迫於晉、楚之間，其君之危猶累卵也，而以無禮蒞之，此所以絕世也。故曰：國小無禮，不用諫臣，則絕世之勢也。